

山那边是海

武亚中

四十年前,我在异乡求学,偶尔去新浦火车站附近的亲戚家。那时,周边民房都垒着石头基座,附着斑驳的青苔,宅间巷道多为光洁的青石板铺就,缝隙里长出细碎野草闲花。

多年来因各种事由,我数次穿梭于陇海铁路线上,心念的故地终究是诗与远方,无法长久驻留。我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俯首疾行,在生活的纷杂中难以自拔,久远的图景日渐恍惚。

有一年春天,我在连云港的宾馆偶然看到名为《山海石城》一书,其间内容介绍连云古镇的前世今生,翻阅了一下,竟爱不释手。因行色匆匆,未来得及深读。这几年得以静下心来,梳理昔年过往,自然想到曾经生活过的海滨小城,那本擦肩而过的书,让我念念不忘。于是我请当年的同学帮忙找一找,同学正巧与作者《连云港日报》原副总编辑王绪年相识。不几天,书便寄到了我手中,捧卷细读,更是心向往之。

夏天的时候,有机会重返小城。那一日,我在海州湾下海之后,转头来到

古镇。站在法桐树叶遮蔽的青石板上,恍若前尘故旧——原来学生时代我便来过这里。当年,有位笔友在镇上的学校读书,窗外便是茫茫大海。几位笔友在看完大海后,又一同漫步老街。只因时隔久远,当年又只是匆匆一瞥,对古镇亦没有过多的了解,这段记忆竟湮没于岁月的风尘。

只是有一年,在毕业后的一场聚会后,我从陇海铁路线的最东端启程去中原城市洛阳,在这座依山傍海的古镇有过短暂的逗留。脚下是长达6000米的青石板铺就的中山路,大约25万块铺路石历尽世事沧桑。两旁伫立着有半个多世纪树龄的法桐,枝干遒劲盘曲,交错的枝丫织成一片浓密的绿荫穹顶,海风穿过,枝叶簌簌。我在古旧的欧式火车站候车,高高的钟楼仿佛暗夜里的灯塔,钟声空灵缥缈,逐浪远去,在海上久久回荡。大厅里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暗红色的木质长连椅映射昔年的痕迹,我置身于其中,竟有种穿越之感。

郁郁苍梧海上山。巍巍云台,滔滔

黄海,造就了中国东部的一方山水。连云古镇原是一个寂寞的小渔村,经多方调研考证,1932年被批准建设陇海铁路东端海港,与当时以建港、治港闻名的荷兰治港公司签订合同,随后各路人员纷至沓来,云集于此。因该港南枕云台山,北屏西连岛,故名“连云港”。由海港又派生出连云石头古镇。

果戈里说:“当诗歌和传说都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在说话。”

云台山位于华北古陆的边缘,与山东的泰山、崂山一脉相承,岩石坚硬,色白质细,是不可多得的建筑材料。海港筹建时期,荷兰人用这些石头修路建房,后云台山日渐风化的老石塘清晰可见开采的痕迹。胜利路、临海路、云台路三条石板路,奠定了古镇街巷的基本走向。年复一年,三条路旁边陆陆续续建起了石头房子。

我走在古镇中,完全置身于一个奇妙的石头世界:石街石巷、石楼石墙、石房石院,空气中似乎都氤氲着青石的味道。这座石头城栉风沐雨,被光阴和海风打磨得圆润光亮,令人叹为观止。目

前古镇保存下来的民国建筑有十几处,流派纷呈,集中国传统、中西合璧、欧式、日式诸多建筑风格。石房子诉说着旧日风华,沿墙爬满了藤蔓,画意油然而出,尽显万物有情的和谐共生。

我望着这些石头建筑,仿佛仰望古镇的灵魂,深深镌刻着近代民族资本实业救国的时代印记。每一块石头都倾注了智慧和心血,在工匠的手中精雕细琢,在铁与石的奏鸣中呈现千姿百态。古镇从山石荆棘中拔地而起,一切都有了生命,有了海纳百川的气度。

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上石房错落有致,房顶的红瓦在蓊蓊郁郁的山林中点点星星,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山下十里港区,远洋轮、渔轮来来往往,一派蓬勃生机。或许为了方便运输,中山路6000米的青石板路,不知从何时起,铺上了厚厚的水泥,青石纹路、旧时风情尽数深埋。我站在陇海铁路线最东端的“零公里”处,身倚苍莽青山,面朝万顷黄海,在山海石城的流转变迁中,静听浪起潮落,对天地山河、人间众生,满怀虔诚与敬畏。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我在这呢，二弟稍等，我这就出来。”秦定生的声音从假山深处传出。

吕思跌跌撞撞地向假山走去,他的心撕裂般地疼。秦定生从假山深处走出,正遇吕思迎面走来,他突地抬腿将吕思踹倒在地。

秦之节气道:“大哥,你这是做什么?”秦定生抬头向天骂道:“这该死的天公,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老子风流快活时下得恁大。”

秦之节恨道:“大哥你这是要亡我秦氏全族呀!”

秦定生不屑道:“一个婢女而已,有何大不了的。”秦之节强压火气道:“我来问你,嫂夫人干什么去了?”

“爹爹的相位被罢了,她去求情了。”“爹爹的相位为何被罢免?”

“当然是馆陶公主刘嫪告的黑状,不过这件事好像因你而起。”

“确实因为我参与围殴吕思而起,大哥既然知道起因,为何还要招惹吕思?”“既然此事因吕思而起,我怎能放过他。这雨下得太大了,我们到亭中说话。”

吕思挣扎着起身向假山深处走去,因地面湿滑,他跌倒了数次方才来到秋儿身边。只见秋儿头发凌乱,衣衫不整,俯卧在石壁前,雨势虽大但是依然没有冲净秋儿身上的血迹。原来秋儿不堪凌辱以头撞壁了。

吕思急忙叫道:“秋儿,秋儿!”

秋儿没有任何反应,大雨模糊了吕思的双眼,他扑倒在秋儿身边用力将她接入怀中。吕思发现秋儿的右侧头颅还在缓缓地流着鲜血,连忙撕下自己的衣角将秋儿的伤处裹住。

吕思不停地呼喊着重秋儿的名字,秋儿终于睁开双眼,向吕思低声道:“公子保重,秋儿再也无法伺候公子了。”

“你怎么这么傻呀,秋儿!”吕思悲痛欲绝。秋儿惨然笑道:“秋儿自小命薄,父母早逝,如今我终于可以去见他们了,我们一家终于能团聚了。这是好事,请,请公子不要为我伤心,公子应该为我高兴才是。”

吕思悲声道:“你不要说话,我一定会医好你的。”秋儿摇头道:“不劳公子费心了,我,我……”只见秋儿头一歪,已没了呼吸。

吕思悲痛欲绝,仰天长啸,痛哭过后他将秋儿的尸体平放在地上。秋儿脖颈处的一个鱼形玉佩滑落在衣服外面,吕思心中一震,颤抖着手从自己怀中取出宗伯邑交给他的鱼形玉佩向秋儿的玉佩贴去,只见两块玉佩的鱼唇鱼尾衔接处无一丝缝隙。

吕思仰天大叫道:“宗爷爷,我对不起你!我找到了你的孙女,可是我却没能保住她!宗爷爷,对不起……”

正在这时,吕思的头部忽然遭受重击,随后昏迷过去。两个奴仆打扮的青年男子合力将吕思抬到假山外的凉亭内,吕思渐渐恢复了一些意识,他听到有人在说话,便凝神倾听。

有人向秦定生禀道:“这厮如何处置,请驸马爷明示!”

随后一人道:“还是按照我们刚才说好的法子办吧。”吕思听出说话之人是雷圣秦之节。

秦定生道:“把他丢入黄河之中随他自生自灭,万一这小子命大被人救了怎么办?”

秦之节道:“即使他被人所救也终

夏日的葱花

李光明

我在冰箱的角落里发现了两根大葱,它们叶尖焦黄,裹着一层土灰色枯皮,呈现出“奄奄一息”的颓败。

本想丢进垃圾桶,转念一想,或许它还活着。于是,我找了个空瓶,装满清水,把葱插进去,随手放到了一边。

没想到,第二天它们竟活过来了。粗糙的表皮中伸出了新芽,是那种非常鲜嫩、很醒目的翠绿色。我由衷地感到生命的坚强与伟大,把瓶子移到了阳光充足的阳台。过了些时日,那抹翠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蔓延。在阳光的洗礼下,两根葱的顶端长出了小小的、圆球状的蓓蕾。不久,蓓蕾清雅绽放,开出了一朵素净的葱花。

近距离凝视,我发现葱花的形状非常有规则。许多白色的小花瓣向外伸展,整体聚集成了一个完美的球形。它不似牡丹花那般富丽堂皇,也不同玫瑰花那样鲜艳夺目,只是静静地站在翠绿的茎上,散发出淡淡的白色光泽。逆光看上去,就像是一株不需远行的蒲公英,在平凡的角落里撑起生命之伞。

生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只要有最基础的必要资源——阳光、水、空气,它就能向上生长,欣欣向荣。葱花在阳台一隅独自绽放,并不为讨好别人而开,只是在完成自己的生命循环。这两根险些被我抛弃的葱,用一抹翠色和一朵素雅的花,给我的生活上了一课。只要根系未死,希望还在,只要给它一瓶清水、一缕斜照,它就能自己找到出路。

生活中的我们,就像这两棵夏葱。人生有时会跌入低谷,但只要不抱怨环境,不怨天尤人,不放弃,我们也能活出生命不屈的姿态,在寻常的日子里独自盛开,活出人世间最高贵的模样。



投稿邮箱:3304315815@qq.com